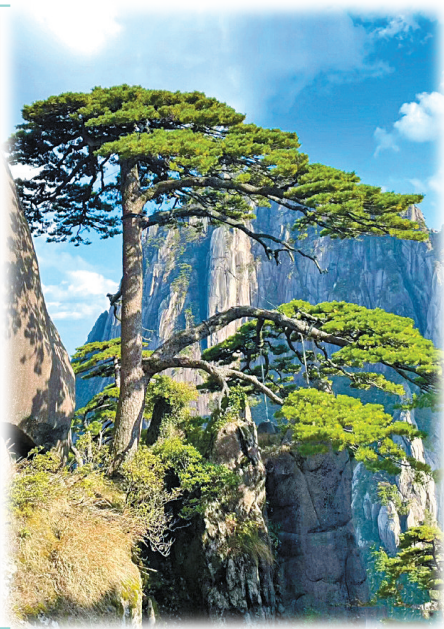


树生·人生

□文/图 胡利平



其实啊，每一棵树，都比我们更懂得怎么活着。它们能轻轻松松融进岁月的温柔里，一点也不遮着瞒着，把自己最好的样子全都亮出来。

去年春天，我在泰山碰到了一棵特别有意思的松树。

从南天门往下走，拐过一个弯，它就安安静静地立在那儿。树身斜斜地立在悬崖边，像一个人微微往前倾，在望着什么。当地人都叫它“望人松”，也有人喊它“迎客松”。

我在树下歇脚的时候，碰到一个挑山工。他放下担子，跟我说，这棵树在那儿站了一千五百年了。他指着树根让我看。这些根，盘得跟龙一样，一半扎在石头缝里，一半露在外头，硬生生地把石头都撑裂了。

泰山上松树多，可这棵松树偏偏长在这么个地方。上不挨天，下不着地，一半悬在空中，一半靠着崖壁。

可它就那么长着。把悬崖当成自己的地方，把风吹雪打都当成路过的。春天发新芽，夏天长得浓绿，冬天顶着雪。每个从这儿路过的人，抬头看见它，心里都会轻轻颤一下。

它在那儿站了一千五百年。倒不是为了给谁看，就因为它是松树，就该活成松树的样子。

说真的，活着本身，就是人间最好看的风景。

有一次，天还没完全亮，晨雾都没散，我就站在了峨眉山的洗象池旁边。

海拔两千多米的地方，空气凉飕飕的，游人很少，就几株峨眉杉，在雾里安安静静站着。

我走近其中一棵峨眉杉。树干特别直，直得有点儿犟，明明山坡是斜的，它非要站得端端正正。树皮很粗糙，一片一片裂着，摸上去硌手，就像摸到了时间留下的印子。

最让我心里发震的，还是它的根。

悬崖边上，几条粗根紧紧抓着岩石，像鹰爪扣住东西一样。根顺着石缝往下钻，有的地方，把岩石都撑出了小裂缝。还有一条细根从岩壁上垂下来，又钻到下面的土里。

陪着我的老僧人跟我说，这些杉树的根，能往岩石里扎三四米深，有的顺着山，能伸出去十几米远。看着长得慢，一年也长不了筷子那么粗。可是根啊，年年都在往下使劲。山上风大，雪也大，根不扎深，树早就倒了。

我抬起头，顺着树干往上看。树冠穿出云雾，在高处接着太阳。枝叶不算特别密，可看着就有劲儿，所有力气都用在往上长。

老僧人说，这棵杉树，在那儿站了三百多年了。三百多年，看着香客来来去去，云雾聚了又散，冰雪冻了又化。它就只是站着，根再扎深一

点，树干再长直一点。

我下山的时候，雾全散了。回头望，那几株杉树在太阳底下泛着绿光。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，就像天地间写的几句诗。但不是花里胡哨的诗，是普普通通、安安静静，用三百多年写出来的诗。

活着，本来就是生命自己写出来的句子。

三

华山深处有一个华阳宫，安安静静地待在山里。

穿过旧旧的山门，院子里长着两棵特别大的古柏，名叫赐福柏和落凤柏，像穿了铠甲的老将军，守了这片地方上千年。

我走近赐福柏，树干要好几个人手拉手才能抱住。低头一看，真的被惊到了。树根跟苍劲的龙一样，紧紧缠着脚下的石阶，粗根都跟石阶、石栏长到一块儿了。就像不是树长在石头上，而是石头长在树里。整座宫殿，都像被这树根牢牢抓在了大地上。

另一棵落凤柏，样子很特别，树枝斜着伸出来，像凤凰展开翅膀，看着稳当，又带着点灵动。它的根也一样，深深地扎在地下，穿过殿基，钻过石缝，在地下跟赐福柏的根缠在一起。

我摸着树干上被雷火烧过的痕迹，心里想着，这么多年，狂风暴雪，多少磨难，都没有把它撼动半分。

旁边的老道长，看我一直盯着树看，慢慢跟我说，华阳宫经历过太多的战火。明末兵乱，大殿被烧了；同治年间，道士们都散了；就连前些年，还有人想砍这两棵树。可是你看，它们不都好好活下来了吗？

火烧，烧不尽；斧砍，砍不死；雷劈，劈不断；雪压，压不垮。它们就这么站着，看着人间的事，来了又去。

我再仔细看树干，伤痕一道叠着一道。有刀砍的缺口，有烟熏的黑印，有雷击的裂纹。可伤口旁边，新树皮慢慢长好，新枝叶还是绿油油的。更神奇的是，被火烧过的树洞里，还长出了一棵小小的灵芝，金灿灿的，在暗处特别亮。

其实啊，它们受的苦，比沙漠里的胡杨还多。胡杨只是跟自然较劲，华山的这两棵古柏，还要扛人世间的刀兵水火。

战火烤焦过树皮，斧锯砍过树干。可千百年来过去了，那些吵闹、战乱早就没了踪影，它们却依旧站在那儿，根越扎越深，跟华山的石头、华阳宫的砖瓦，长在了一起。

我一下子就懂了。这两棵古柏，历经这么多灾难不倒，不只是因为根扎得深，更是因为它们跟这片土地、这里的人，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它们的根，早就不只是树根了，跟华山的石、华阳宫的砖、一代代人的念想，全都缠在了一块儿。想拔掉一棵树容易，可你要拔掉整座华山，拔掉这么多年的历史，拔掉千万人的念想，怎么可能呢？

活着，本来就是一种骨气，一种精神。

四

其实，人的生命，与草木本无高低。

我们常为琐事烦扰，怨命运不公，而草木始终沉静，默默地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。

草木懂得，活着本是一场珍贵的修行。无论身处顺境还是绝境，只要活着，便向着阳光，凭一份坚韧，在天地间站稳脚跟。

愿我们都能像树一样活着。

扎根的日子或许清苦，但若守一缕阳光、一滴雨露，便能安然生长。

风雨坎坷，不是磨难，而是生命最耀眼的勋章。

安静而坚定地活着，扎根大地，心向光芒，终会在岁月里，活成自己最美的模样。

夜听猫声

□任海娟

睡不着。

也不是今天才睡不着。大半年了，日子像一条没有转弯的长街，我低着头赶路，赶得忘了晨昏。

窗外有猫在叫。起初是一只，后来是两只，隔着一道矮墙，一声一声地应和着。那声音尖细，又绵长，像丝线似的，在夜里扯过来，扯过去。它们叫得那样起劲，那样不管不顾——也许是春夜里动了情，也许是呼朋引伴，想结伴去什么地方。谁知道呢？它们有它们的语言，有它们的夜晚，有它们的、我听不懂的热闹。

但它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来一回的叫声，把夜撕开了一道口子，把我这个本该熟睡的人，从那道口子漏了出来。

我躺着，听着，忽然觉得那些叫声离我很远。不是距离远，是另一种远——它们在窗外，在夜色里，在春天该有的喧嚣里；我在窗内，在床上，在一动不动的黑暗里。

腰又僵了。躺平了也松不开，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坠在那里。侧着睡，换一边，还是坠着。我知道这腰是怎么伤的。

去年十月，一个月都没有一天休息。我带着兄弟们，协议一份一份地签，账一笔一笔地算，群众的工作一家一家地做。从天亮到天黑，有时甚至到凌晨。那时候的村里，偶尔也有一两声猫狗的叫声，夹杂着我们几个人的呼吸声、笔落在纸上的沙沙声，偶尔有人说一句“歇会儿吧”，然后没人真的歇。

累了就直一直背，酸了就揉一揉肩。后来腰就伤了。也没当回事，觉得歇歇就会好。歇了，没好。再歇，还那样。大半年过去了，它就一直坠在那里，提醒我：你坐太久了，你拼得太狠了，你不该那样的。

深夜里的寂静最能把人拽进回忆。窗外的猫不知什么时候安静了，只剩下风，裹着些细碎的声响，说不清是落叶摩擦，还是远处的什么人声。我知道那不是人声，这个时间点最早工作的环卫工人还没有出来，那是风的声音。风是一个讨厌的怪兽，总是在不经意间吹落树上的丫枝，那些丫枝总想着勾住路人的衣角，把他/她撕扯得体无完肤。

我不愿回头分辨那些声响来自何处，只把心神系在脚下的路。一程又一程，从晨光微亮走到暮色四合，重复的步履磨旧了鞋面，也压沉了肩背。久行之后，腰背渐渐发僵，每一步都带着不易察觉的滞重，像是负重太久，连呼吸都变得缓慢。

可一路奔走，沿途的风景依旧——该在的还在，该远的仍远。

我踏过晨昏，越过风霜，把满心的情绪都埋进行囊，以为走得足够远，就能把疑惑与纷扰都甩在身后。到头来才发现，路越走越长，心事越积越重。付出的力气像落进暮色里的光，散了，却没有留下应有的亮堂。

世间百态都在眼前流转，有人谈笑风生，有人从容前行，人人都有自己的归途。

只有我，在这条无尽的长街上，默默地走着，默默地撑着。身前是看不清轮廓的远方，身后是散不去的细碎声响。

而我，在日复一日的奔波里，渐渐忘了自己究竟在等一场什么样的回应。

突然，猫又叫了两声……